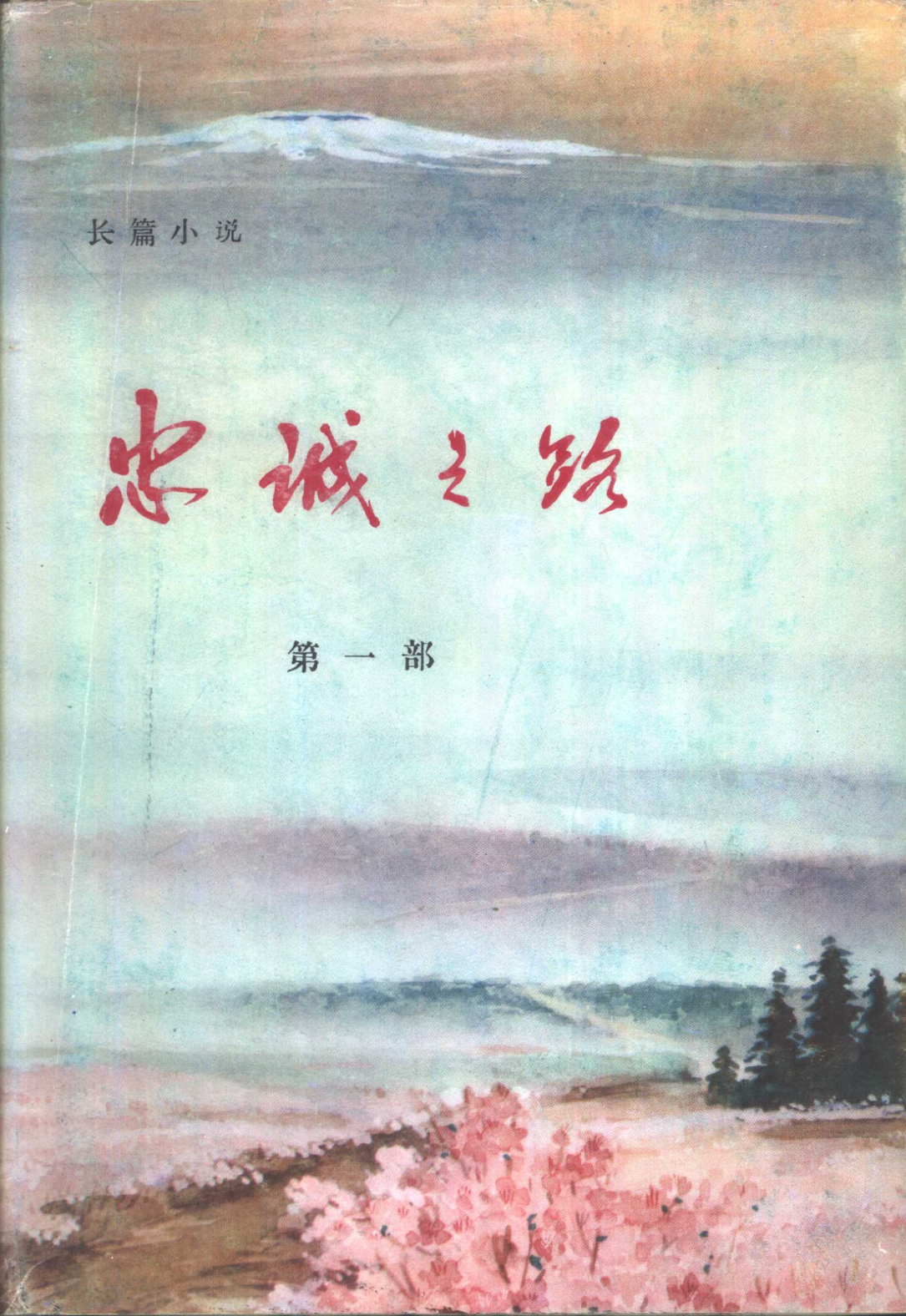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忠诚之路

第一部



长篇小说

忠诚之路

第一部

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

四·一五文学创作团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

1978

第一章

一

晚霞燃烧起来了。

霞光透进阳光退走了的林间，淡淡的橘黄色染遍了草丛和树木，使日暮前的树林变得神秘而又深沉。那颜色还在改变。四周逐渐黑下来了，暮霭向外扩展着。林中的橘黄色变成了靛蓝，整个山岳一片阴冷、幽暗。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好象整个宇宙都沉入到原始的朦胧可怕的混沌中去了。又使人感到，仿佛会有某种东西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发出几声呜呜的怪叫。

在夺走了一切亮光的幽暗之中，有一双富有弹性的小手在敏捷地活动着。这是在日光消逝了的暮色之中 怀抱着生活前进的贞顺，在劳累了整整一天之后，仍然不知疲倦地在排除着不安和寂静，飞快地寻找着野菜。苦难的人间生活的枷锁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在这样的黑暗中她也还是怀着喜悦和憧憬，鼻子里轻轻地哼着歌儿，敏捷地移动着小手。那小手采下了苍术，采下了蕨菜，菜篮里的野菜渐渐多起来了，可是要装满一篮，还差得很远

哩。这时，有几片树叶飘然落在姑娘的肩上。她抬头一望，是一只猫头鹰从树梢上飞了起来。那猫头鹰没有落到别的树上，只是扇动着柔软的大翅膀在朦胧的灰色的天空中盘旋。贞顺看到那有菜篮大的猫头鹰的闪亮的眼睛，不禁吓得脊背发凉。好象在碾房里推了一整天的碾子，刚一停住脚就看到了突然把脸伸进门来的闵太太翻滚着的眼珠子一样。她今天又是匆匆停下碾子跑出来的，说不定闵太太已经用那样一对眼睛窥视过碾房了。暮色越来越浓，野菜已经看不大清楚了。

“姐呀！”

突然从山脚下传来一声拉着长长的余音的男孩子清脆的喊叫声。

“姐呀——”

还没等贞顺回答，又是一声拖长的喊声，紧接着山谷也发出了回音。贞顺撇了撇篮里的菜，急忙站起身来。

“基成！我在这儿呐。”

贞顺的声音也化成回响震荡开去。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不大一会儿，她的弟弟基成呼哧呼哧地跑进树林里来了。

“姐，你咋不想想妈在操心呐？”

“你看，还没采满一篮哩。”

“没有就没有呗，妈生气啦，说你也不知道天黑，还在山上不下来。”

贞顺并没告诉妈妈上山采野菜，不知妈是怎么知道的。

“是吗，基成，你等一会儿，这儿有蕨菜，再采一点带去。

嫂子回来了吗？”

“早就回来啦，连晚饭都做好了！”

“我光顾采满一篮，弄晚啦。嫂子锄了一天草，回来又做晚饭，该多辛苦呀。”

贞顺想到嫂子，心里一阵刺痛。嫂子半饥半饱的，孩子又钉着要吃奶，耨了一天地回来，哪还有力气做饭呀。

基成也蹲在姐姐身边，采起野菜来了。他认得出蕨菜，手脚也挺快。也许是猫头鹰又飞落到树梢头了吧，有几片落叶松的叶子象刚才那样，落在贞顺姐弟俩的肩膀上。

篮里的菜满了。

“好啦，咱回去吧！”

贞顺拎着篮子站了起来。今天给闵家做完了一天工，又上山采了一篮野菜，心里挺高兴。姐弟俩走了半天，才走出山来。

平原上还有亮光。暮色比山里来得晚多了。基成走在前面，说：

“姐，我们儿童团说是今晚要开会……”

“开什么会？”

“不知道，夜校老师叫开的。今天晚上要让老师给我搞个小号吹吹。”

“老师上哪儿去搞个小号，可不兴讲这种话！”

“那有什么，跟老师一说，他准会替我搞一个。我真想吹号，想都想死了。三孙那小子老是拿着人家的小号玩，到底给他搞丢了！”

基成一边走，一边鼓起嘴巴做出吹号的样子。

贞顺觉得弟弟实在可怜。自从去年秋天，他的伙伴把他的小

号拿到外边去吹，被警察抢走了以后，他老是咕哝这事，时常用手窝在嘴边装出吹号的样子。

能不能给他搞个小号呢？怎样才能满足弟弟的希望呢？贞顺一边走，一边焦急地想着。

从山岗上往下走了一程，笼罩在暮色里的九岩村就出现在眼前了。

九岩虽是个百余户的大村庄，住户却都是生活贫困的人家。由于三十里外靠近铁路有个叫月坪的小镇，小镇的另一头，又有座名叫泰峰的矿山街，所以还不算太偏僻。有时，背着四四方方的洋铁桶的煤油贩子、摇串铃的和货郎担子，从镇上朝这里跑，明光锃亮的自行车和篷子鼓鼓的马车也朝这里跑。这样，这个时代的文明也就渗入到萧条疏落的荒村里来，把它染得斑驳陆离了。

此刻，村庄上空升起白蒙蒙的炊烟，同村边浮起的夜雾汇成一体，慢慢地向小河边的山脚爬来。传来了女人们召唤孩子的声音，也传来了牛犊哞哞的叫声。在那面的山谷里，出现了一群骑牛的小孩。看样子，他们是刚放过牛回来。孩子们到了河边，一个个从牛背上嗖嗖地跳下来，把牛牵到水碓房下头去饮水，还大声地吵嚷。在那朦胧可见的水碓房里，巨大的杵子不知在舂着什么，缓缓地一起一落，发出吭吭的响声。

贞顺和基成快步走到河边，还能看得见位于小河这边岗上的冈太雪的家。唯有这家的房子，即使在黑糊糊的夜色中也显露出它高大的轮廓。屋檐有院中的柳树那么高，客室的玻璃窗闪闪发亮。不知他们为什么装上了玻璃窗，大概是要显显房子的气派，要不就是刻意模仿日本式样。

贞顺生怕闵家太太或是他们的管家从大门里面突然走出来，心里直发怵，急匆匆地穿过闵家门前的路口。

河边罩上了一层浓雾，蜿蜒伸向远处的柳林，呈现出沉沉的暮色。行走在暮色中的基成的肩膀，不知怎的，看去竟象大人那么高大。

贞顺无意间感到岁月消逝得太快了。当年背着小基成在这条河的碎石桥上走来走去，仿佛还是两三天前的事。现在，基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贞顺心里非常高兴，连远山顶上的孩儿星，望去也比往常显得更加漂亮。

回到家里一看，嫂子正在黑糊糊的园子里死劲地耨地，奶娃子在她的背上拼命地哭着。

“嫂，天都黑了，你还在干什么呀？”

“你才回来？这些日子妈忙得腾不出手，地荒得快要招老虎来下崽子啦。”

“天这么黑，怎么锄呢？”

“拣大的铲一铲呗！”

基成跑进园子里，一把把哭闹着的孩子从嫂子的背上抱了过来。

“仁男，草莓，草莓……”

基成从上衣兜里掏出几颗草莓塞进孩子的嘴里。这草莓，大概是他上山找姐姐的时候采的。孩子也许是吃到了草莓，立刻止住了哭声。看来，是肚子太饿了。这也难怪，这孩子原来就是因为奶不够吃才常常哭闹的。

贞顺提着菜篮急忙走进灶房。母亲正在炕上磨磨。昨天借来

一斗当粮食吃的小麦，现在炒出来用磨磨着。

“妈，我采了野菜来啦。”

母亲因为磨磨的声音没有听见有人进屋，现在才转过脸来瞅了一眼女儿。灯光在她颧骨隆起的宽大的脸盘儿上，投下了斑驳的碎影。

“你也不知道天黑！”

“菜多，我想采满一篮回来，就晚了。”

“哪有这种叫人焦心的事呀！我不知道你上山去采野菜，只当你在闵家碾房里没回来，一个劲儿地催你嫂子去看，基成这孩子回来，才知道你上山去了。”

“我怕您不让去，悄悄地进屋拿了个篮子就跑了。”

“哎哟，把你饿坏了吧？”

“不，饿什么呀。”

“快叫嫂子也进来吧。”

母亲把放磨盘的木盆往旁边一推，从基成怀里把孩子抱过来。贞顺的心情舒畅极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回到家里，就好比是投入了母亲宽广的爱的怀抱，一切的疲劳都在那慈祥的爱抚里得到消溶；同时又从中获得战胜困难的新的力量。

基成吵吵闹闹地喂母亲怀里的孩子吃草莓。每当草莓从孩子嘴里滑出来的时候，母亲就用粗大的手指往里填。孩子动着嘴，吃得很带劲，一啃到没有熟透的酸草莓，就蹙起眉头，哆嗦一下身子，引得基成放声大笑，母亲也大声地笑了。

不大一会儿，嫂子走进灶房。她把系在腰间的背带解了下来，朝炕上一扔，然后就摆晚饭桌。

嫂子同往常一样沉默不语。也许是灯光暗淡的缘故吧，她那

老是愁眉不展的面庞显得越发黑了。

贞顺接过嫂子递上来的饭碗，一个个地摆在圆桌上。所谓晚饭桌，只不过是摆上几个饭碗和一个盛着粗制豆酱的碟子，一个盛着泡野菜的小扁盆罢了。那饭碗，一个是盛母亲和基成合吃的饭的瓷碗，另一个是姑嫂俩合吃的扁扁的小木盆。这个小木盆里的饭，常常和另一只碗里的不同。与其把它叫做饭，还不如叫做野菜杂拌，或者是掺着高粱糠的不是饭的饭。尽管是在同一个锅里煮的，嫂子却很巧妙地做出两种不同的饭来。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坐到饭桌旁来了。

这时候，照例要发生一场抢着抱孩子的争夺战。这，一方面是出自他们美好的心怀，想让困乏的孩子妈不必再服侍孩子，能吃上一口消停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论是谁全都把自己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了。

今晚也一样，贞顺最先把扑在嫂子怀里吃奶的孩子抢到自己怀里，接着是母亲从贞顺的怀里把孩子抢过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母亲朝孩子嘴里塞饭粒。孩子还没到能吃饭的时候，小嘴动了动，又噗地把饭吐了出来。

“小家伙，吐饭还行啦，糟踏粮食，该打屁股！”

母亲皱皱巴巴的嘴边浮出了微笑，象教训大人似地大声骂了一句。孩子似乎也懂得这是疼爱，纵了一下身子，一把抓住奶奶的下巴摇了两摇。基成笑了，贞顺也笑了。可是嫂子没有笑。她只是用似乎是怜悯的眼光迅速地瞥了孩子一眼。

孩子越来越起劲了，开始往饭桌上爬。他伸出小手撅着屁股想抓桌上的筷子。

“好！好！腿再挺一挺！”

基成一手把着孩子的脊背，一手托着他的一条腿。贞顺也来把着孩子的屁股，托着他的另一条腿。桌上的碗碟都被推到一边去了，孩子半个身子压在饭桌上，踢蹬着两条小腿，摇晃着脑袋，使劲地伸出手朝前移，扭呀扭的，终于抓到了一根筷子，于是神气地回过头来，朝着大人咧嘴笑了笑，然后用抓到的筷子敲起桌子来了。奶奶喜欢得不得了，一只手抱着他，另一只手够着去吃被推到一边的饭菜。

在这样贫乏的饭桌旁，多亏有这么一个宝贝蛋子逗乐，一家人才感到无比的高兴。

吃完晚饭，嫂子急忙洗涮了碗筷，就背着孩子先到村里去了。

贞顺跟妈妈磨了半天磨，也转过身来看书。那是一本小册子，她常揣在怀里带到碾房，在干活休息的时候掏出来看，现在还没有看完，她想看完了再上夜校去。书里有很多难懂的话，读起来实在吃力。

“基成这孩子溜出去了吗？”

“他说今晚早点儿集合，要开什么会哩。”

正在看书的女儿回答了母亲的问话。

“那些孩子们好象也学起大人的样儿来了！”

“他们可听话咧。”

母亲用粗大的手抓起一把麦子，往磨眼里添着，暗暗地长吁了一口气。

“贞顺！”

过了一会儿，母亲唤了一声女儿。贞顺连忙回头看了母亲一眼。

“你嫂子到村里去都干什么呀?”

“您说的是晚上吗?”

“是呀。”

“干妇女会的事，还学认字什么的……”

“那你是说，她那么老实巴脚的，也跟着人家去干打日本鬼子的事吗?”

母亲显出实在无法相信的样子，瞅着女儿的脸。

“怎么不能呢，听说有的地方妇女们去洗衣裳的时候，用捶衣棒把鬼子打死，连枪都抢来了呢。”

“那你说嫂子去能干什么事？她那么老实厚道的……”

“哎，您怎么光想到老实厚道呢？您不是说过女人只要狠了心，什么事情都能干吗？您还给我们讲过壬辰之乱时妇女们打仗的故事哩。”

哥哥离村不久，有一天晚上，嫂子曾经坐在映着月光的窗前流着眼泪哭泣。那时，母亲严厉地教训过她。

“丈夫出门，娘儿们哭天抹泪的，多叫人晦气呀！女的就不是亡国的百姓吗？千万别露出这种软弱的样子来，要狠狠心活下去，只要铁了心，女人也没有干不了的事。壬辰之乱的时候，妇女们都到战场上去运石头，用菜刀杀鬼子哩！”

嫂子听了，立刻止住眼泪。现在贞顺就是想起了当时母亲所说的话，才提到这个话头的。

说起来，母亲为嫂子担忧也是有缘由的。嫂子确实不是一个泼辣的女人。可以说她是一个生下来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的女人。她干活挺冲，而心地却象孩子一样纯洁，是一个寡言少语、不会说笑的女人。过年过节，到游乐场所去也不混在人堆里头，

至多是脸上显出似乎带有哀愁的笑影，在远处听人家说笑。丈夫刚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她看到丈夫时常出外过夜，感到异常奇怪，心里纳闷了好久，终于羞答答地问丈夫晚间上什么地方去了。丈夫无法回答，嗫嚅了半天才告诉她，听人说，晚上接露水喝能除老病，使身体结实，所以出外过夜接露水喝。嫂子听后，从第二天起一清早就端着大碗出去接露水。每到早晨，丈夫接过妻子递来的露水碗，总是无可奈何地呵呵大笑。

嫂子就是这样的女人。

过了好一阵，贞顺才上夜校去了。

女儿走后，母亲自己又磨了半天磨。从白天一直磨到现在，膀子都要累断了。借来的一斗小麦，不能囫囵吞地吃，总得破破皮弄点渣子吃。要想做到这点，就这么累人！

母亲还没有磨完小麦，又拿起别的活儿。儿媳妇和女儿的上衣傍晚上了浆，得趁没干之前用手绷一绷，抹抹平。要说衣裳，那是没有一件可以用熨斗烫的。他们总是早晨脱下来，中午洗好，然后用手绷一绷就穿上了。

母亲把两件潮乎乎的上衣，用手抹平叠好，再用脚去踩。衣服都是些旧的，生怕弄破了。母亲不禁感到喉头哽塞，心里难过。她的几个孩子，穿的不如人家，吃的也不如人家。到哪年哪月，他们才能在象个世道的世上生活啊！母亲虽然时常把孩子叫到自己的面前，跟他们谈亡国的百姓要活得有骨气，要跟日本鬼子作斗争，但是，她的心灵深处却克制不住剜肉刮骨般的痛苦！在这凶恶的岁月里，谁知道他们将会遭受到怎样令人窒息的苦痛呢！近来她甚至感到了某种更加不寻常的征兆，听说日本鬼子不断地

涌进月坪镇来，又听说人们到处拿起枪来打仗。

她觉得儿媳妇、女儿、幼小的老儿子，甚至离家出走的大儿子，都象是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面。

谁能知道，这些可怜的孩子将淹没在哪个旋涡里遭受怎样的苦难啊！

母亲暗暗叹了一口气。想起了那早已流逝了的岁月，那坐落在豆满江畔向阳山坡下的草房……那幢草房使她分外感到留恋。要不是鬼子来了，干吗要抛下那幢草房，渡江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上来呢！己未年万岁的时候，丈夫曾鼓动群众去喊万岁，还打死了日本鬼子。之后，他就渡过了豆满江。他走以后，家里就遭到可怕的风波。日本鬼子的警察闯了进来，毒打和逮捕家属。儿子的鲜血洒在牢狱里，母亲自己也多次昏倒在审讯室里。经历了这一段可怕的生活之后，全家人顶着和背着家用什物，也渡过了豆满江。北渡之后，接连打听了好几个月，才找到在某个山村卖零工的丈夫。丈夫说，他在这段时间里在独立军的某个部队干过，因为不合心意就离开了。可他却象遭了一场严霜摧打似的，元气大伤，衰老了。怎么活下去呢？真有点茫然。谁知祸不单行，到这儿落脚还不到半年，衰弱的丈夫就病倒在炕上了。丈夫发高烧，脑门上的血管暴起多高，说了一句“要是能喝上一口豆满江水再死有多好呀！”叫人永远痛心的话，终于因为发高烧昏迷不醒，竟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了人间。

现在，她还觉得丈夫好象是躺在上屋的炕上。今天晚上，不知怎的特别想看到他的胡须蓬乱的脸庞。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丈夫，她的儿女才全部走上了战场的吧！想起来，这使她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内心不安的阴影还是没有消失。母亲但愿不要

再发生叫人焦急、烦虑的痛苦的事情。

二

夜校早已来了不少人。男人坐在打开了双页门的上屋炕上，女人坐在下屋炕上。男人炕上还没有多少人，女人炕上早已挤得满满的，象个发豆芽菜的盆子。炕上有姑娘家，有孩子妈，还有刚过门的新媳妇，她们都打开书本，念着写着，有时还互相嘁嘁喳喳地咬着耳朵，捂着嘴笑。

贞顺一进屋，就迅速地朝嫂子常坐的后面的杌里瞥了一眼。她估计嫂子去妇女会长家里还没来，没想到她已经来了。跟往常一样，坐在最后面的杌里，微低着头看书。

贞顺看到嫂子身边还有点地方，就从人缝里跨着步子朝她那里走去。嫂子看到小姑子来了，急忙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给她让了个座儿。

“粉妮没来？”嫂子问。

“我以为她先来了，就没到她家去。”

“不知她为什么不来，昨晚也没来……”

嫂子听到传闻，替粉妮担起心来。粉妮和贞顺是一对好朋友。今天嫂子听说粉妮快要出嫁，家里不准她上夜校了。

粉妮出嫁，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去谈论好不好，可是为什么连夜校都不准上呢？现在，所有的女人都跟男人一样，为了光复祖国聚集到夜校里来学习了。就说出嫁吧，多学一点不是更好

吗？又不是把她嫁到天上去，难道读书识字就没有用了吗？心思细密的嫂子，自己这样想着。

上屋炕上也坐满了男人。十几个紫铜脸、宽胸脯的年轻小伙子，不知从哪儿开会回来，一起涌进屋里。秘密会总是在别的地方开，而且又是经常变动地点的。只有这所夜校是设在村庄中心，摆在明处干的，不过每天晚上须在外面派上岗哨。突然碰上鬼子的检查，固然是件可怕的事情，就是对鬼子的密探——闵家的管事洪达洙也不能不提高警惕。有一天晚上，这家伙悄悄地来到夜校，打开门把小平头伸了进来，说是来看热闹的。多亏当时念的书都是些不怎么犯禁的，不然那天晚上就要出大乱子。

在十几个青年走进上屋的时候，下屋又进来几个女人，象用箱子鞋似地掬到人堆里。小个子扁脸的吉州家媳妇，半蹲半坐地对着女伴的耳朵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大家都咧着嘴惊讶起来。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夜校学生中年纪最大的、眼睛大大的丰山家媳妇，显出害怕的样子，问道。

“前天早上，鬼子兵来了，杀人放火，把渴美峰下的村庄变成了一堆灰！”

吉州家媳妇连眼皮也不眨一眨，瞅瞅这个，瞅瞅那个。这个短小精悍的女人，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把百里之外鬼子“讨伐”的消息给传扬开了。

“该死的鬼子！”

“天打五雷轰的鬼子！”

妇女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纷纷咒骂着。有的妇女还咂着嘴，长

长地叹气。如今百里之外发生了这种事情，隔一阵五十里外就会发生，然后二十里外，十里外，最后九岩村也会碰到的。这又不是登梯子，要一层一级地上，说不定明天鬼子就会打到九岩村来呢。

女人们都感到这样的不安，没心思看书了。贞顺和她的嫂子听了这话，也暗暗地叹息起来。

“嫂，我来抱仁男吧。”

“行啦，让他吃点奶……”

“你哪有奶老给他吃，我抱着哄他睡觉。”

“不用管他，你就是抱着哄他也不会睡的。”

嫂子遮着胸脯，给孩子喂奶，专心地看着本子上的字。她用铅笔写的斗大的字，歪歪倒倒的，有好些连贞顺也认不出来。

贞顺把本子抢过来替她改字。这时嫂子的脸红了一红，仍旧显出似乎带有哀愁的微笑。

过了一会儿，夜校老师喜燮进来了。他是一个留着长头发、身材高大的人。他来得晚了一些，也许是指导儿童团开会耽搁了。

喜燮一进来，屋里就象下过一场骤雨以后的田野似地静下来了。嘁嘁喳喳的姑娘们和媳妇们，立刻姿态优美地闭上了嘴，注视着黑板。丰山家媳妇和吉州家媳妇她们，则因昨晚布置的作业而焦躁不安。作业是准备在今天晚上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贫穷？”应该如何回答呢，她们心里简直是漆黑一团。老师出这个题目，显然不是要听那种因为没钱才受穷啦，遇上了荒年才受穷啦，或者象吉州家媳妇她们那样，说什么因为给两个小叔子娶了媳妇，背了一身闲家的债才受穷啦等等的回答，而是要听象上

屋炕上的青年们那样，说什么有产阶级啦，什么无产阶级啦等等的回答。可是她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

事实上，这个夜校的学生水平分好几等。单拿下屋炕上的妇女来说，有刚摘了文盲帽子遇到这种作业就发慌的，也有能读工人读本和农民读本的。

上屋的情况也是一样。有的读农民读本和工人读本，有的青年读《社会主义大义》、《工人阶级的进路》等书，还有几个人是读《共产党宣言》的。

每天晚上，喜鸾要和这些程度不齐的对象打交道，往往累得满身是汗。

喜鸾对青年们提出的名词术语作了解答，然后站在黑板前头，手按着讲桌说：

“好吧，开始学习了。今晚先从丙班开始。”

夜校共分甲乙丙三个班，丙班学生就是那些焦躁不安的女人。

“昨天晚上布置的作业，都做好了吗？”

没一个人回答，都低着头，你瞟我一眼，我瞟你一眼。

“不要想得太难了。站起来回答，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行了。丰山家大嫂，你来回答一下吧。”

“哎哟，我的妈呀，这……”

丰山家媳妇把嘴一张。她的眼睛本来就够大的，这会儿又把嘴张得有木盆那么大，显出吓得要死的样子，把旁边的人逗得咯咯地笑起来了。这么一来，正往本子上写字的贞顺那一伙乙班姑娘们，也都抬起头来。夜校分几个班级，有一个班发生可笑的事情，其余的班也会跟着发笑。正因为这样，丙班的妇女们不愿站